

<<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0230401

10位ISBN编号：7540230401

出版时间：2013-1

出版时间：E.T.西顿、蒲隆、祁和平、等北京燕山出版社 (2013-02出版)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>>

前言

<<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>>

作者简介

作者：（加拿大）E.T.西顿 译者：蒲隆 祁和平 等E.T.西顿，动物小说体裁的开创者，他是博物学家、社会活动家和作家。

他的《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》于1898年出版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。

据说英国作家吉卜林的《从林之书》也是在这本书的启发之下才写成的。

<<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>>

书籍目录

译序 序 喀伦泡之王老暴 银斑，一只乌鸦的故事 宾狗，我的爱犬的故事 遛蹄的野马 红颈毛，唐谷松鸡的故事 泉原狐 巫利，一只黄狗的故事 白驯鹿传奇 小战马——一只长耳大野兔的传记 诚哥儿——小狗成长记 烈马墨黑枣红驹 吉妮之死

<<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喀伦泡之王老暴——喀伦泡是新墨西哥北部的一片大牧区。

那儿有丰美的牧草，成群的牛羊，还有绵延起伏的高坪和银蛇般蜿蜒的流水，这些流水最后都汇入了喀伦泡河，整个地区就是从这条河而得名的。

而在这一带威震四方的大王却是一只老灰狼。

老暴原文lobo，西班牙文，意思是“狼”，译为“老暴”，不仅音相近，也反映了狼的性格。

，墨西哥人又管他叫大王，是一群出色的灰狼的大头领。

这个狼群在喀伦泡河谷残杀洗劫已经多年了。

所有的牧人和牧场工人对老暴都非常熟悉，而且，不管他带着他那忠实的帮凶出现在哪儿，牛羊都要吓得失魂落魄，牛羊的主人也只能干生气，无可奈何。

在狼群中间，老暴论身材高大无比，论狡诈和强壮也毫不逊色。

他在夜晚的叫声老少皆知，所以很容易同他的伙伴的声音区分开来。

一只普通的狼，哪怕在牧人的营地周围叫上半夜，充其量也不过是秋风过耳；但是当大王低沉的嚎叫声回荡在山谷里的时候，看守人就要提心吊胆，惶惶不安，眼巴巴地挨到天亮，看看羊群又遭受了什么严重的祸害。

喀伦泡之王老暴老暴统帅的那一群狼数目并不多，这一点我始终不大明白，因为，在一般情况下，一只狼如果有了像他这样的地位和权势，总会随从如云，前呼后拥。

这也许是因为他只需要这么多，要么就是他暴虐的脾气妨碍了他那个群体的扩大。

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：老暴在他当权的后半期只有五个追随者。

不过这些狼每一只都威震四方，其中大多数，身材也比一般的狼大，特别是那位副统帅，可真算得上是一头巨狼了。

但即便是他，无论看个头，还是讲勇武，在狼王面前就小巫见大巫了。

除了两个头领，狼群里还有几只也是超群绝伦的。

其中有一只美丽的白狼，墨西哥人管它叫“白姐”，想来该是只母狼，可能就是老暴的伴侣。

另外还有一只动作特别敏捷的黄狼，按照流行的传说，他曾好几次为狼群捕获过羚羊。

待会儿就会知道，牛仔和牧人们对这些狼真是了如指掌。

人们常常看到他们，而听到他们的次数更多，他们的生活和牧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可牧人们却巴不得除之而后快。

在喀伦泡，没有一个猎人不愿意出一笔相当于很多牛的好价钱，来换取老暴狼群里随便哪一只的脑袋。

可是这些狼好像受到了神鬼的保佑，人们尽管千方百计要捕杀他们，但都无济于事。

他们蔑视所有的猎手，嘲弄所有的毒药。

至少有五年光景，他们接连不断地要喀伦泡牧民进贡，很多人说，一天没有一头牛是不行的。

因此这样估算下来，这群狼已经杀死了不下两千头最肥壮的牛羊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每次他们总是挑最好的下手。

人们认为老狼老是饥肠辘辘，因此就饥不择食，这种旧观念对于这群狼完全不适用，因为这伙强盗总是毛色光滑，体质健壮，吃起东西来挑剔得不得了。

凡是老死的、有病的或是不干不净的动物，他们连碰都不肯碰一下。

就连牧人宰杀的东西，他们也绝不沾边。

他们挑选的日常食物，是刚刚杀死的一周岁的小母牛，而且只吃比较嫩的部位。

老公牛和老母牛，他们根本瞧不上眼。

虽然他们偶尔也逮个把牛犊子或小马驹，但是很显然，这群狼并不欣赏小牛肉或马肉。

大家也知道，他们对羊肉也不热衷，虽然他们时常杀羊取乐。

一八九三年十一月的一天夜里，“白姐”和黄狼就杀死了两百五十只羊，但一口肉也没有吃。

一目了然，他们这么干纯粹是为了开心取乐。

这些只不过是很多故事中的几个例子而已，我可能还要重复以表明这群恶狼为非作歹的劣迹。

<<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>>

为了消灭这群狼，人们每年都试用许多新招，但是，尽管人们竭尽了全力，这群狼还是活得越来越健壮。

人们出了一笔很高的赏金，悬赏老暴的脑袋。

于是有人采用了几十种妙诀，投放毒药来捕捉他，但全都被他发觉避开了。

他只怕一种东西，那就是枪，他心里明白，这一带的人个个都带枪，因此从来没有听说他向人发起攻击或跟人对峙的事情。

的确，这群狼的既定方针就是：在白天，只要有人发现，不管距离多远，撒腿就跑。

老暴有个习惯，他只允许狼群吃他们自己杀死的東西，正是这个习惯一次又一次救了他们的命。

他嗅觉敏锐，能发现人手的痕迹或者毒药本身，这就保证他们能够万无一失。

有一次，一个牧人听见了老暴耳熟能详的战斗呼号，便蹑手蹑脚地溜过去，发现喀伦泡的这群狼正在一块洼地上围攻一群牛。

老暴远远地蹲在一个土岗子上，“白姐”和其余的狼正拼命要把他们相中的一头小母牛“揪出来”，可是那些牛紧紧地挤在一起站着，牛头朝外，以一排牛角阵对着敌人，要不是有一头牛面对这群狼的又一次冲击而怯起阵来，想钻到牛群中央去，这个防线是无法突破的。

狼群只有这样乘虚而入，才把相中的那头小母牛咬伤了。

可那头小母牛还远远没有失去战斗能力。

终于，老暴似乎对他的部下失去了耐心，于是他奔下山岗，大吼一声，向牛群猛扑过去。

经他这么一冲，牛群便张皇失措，阵线立即土崩瓦解了。

他接着飞身一跳，冲入牛群当中。

这一下，牛群就像一颗爆炸了的炸弹的弹片，溃散开来。

那头被相中的倒霉蛋也逃开了，可还没跑出二十五码远，就叫老暴逮了个正着。

他抓住小母牛的脖子，竭尽全力地把她猛地往后一拉，将她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
这次打击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小母牛被摔了个脑袋杵地，后蹄蹬天。

老暴自己也翻了个跟头，但他马上就站起身来。

他的部下扑到这头可怜的小母牛身上，一刹那工夫就结束她的小命。

老暴把这个倒霉蛋撂倒之后，并不跟大伙儿一起去杀死她，好像在说：“瞧，你们干吗就没有一个能马上把这事儿处理掉，偏偏要浪费这么多时间？”

老暴向群狼演示如何宰牛这时，那个人一路吆喝着骑马赶来，这群狼便照例撤退了。

此人有一瓶马钱子碱，他飞快地在死牛身上下了三处毒，下完就走了。

他知道这群狼还要回来吃牛肉，因为这是他们亲自杀死的动物。

可是第二天早晨，当他回到原地想看看中了毒的倒霉鬼时，他发现这群狼虽然吃过牛肉，可是所有下过毒的部分都被小心翼翼撕扯下来，扔在一边。

坦拿利领着大狼狗奔向峡谷，在牧人中间，对这只狼的恐惧心理逐年加剧，悬赏他的脑袋的赏金也逐年提高，到最后竟达到一千美金。

这肯定是一笔前所未有的捕狼赏金，就是悬赏捉人，许多都达不到这个数目。

一个名叫坦拿利的得克萨斯牧人，受到这笔赏金的诱惑。

一天，他策马向喀伦泡山谷疾驰而来。

他有一套专门捕狼的优良装备——最好的枪、最快的马，还有一群大狼狗。

他曾经带着他的狼狗，在锅把儿形的平原上捕杀过许多狼，所以他现在深信不疑：不出几天，老暴的脑袋就会挂在他自己的鞍头上了。

夏天的一个清晨，他们披着灰蒙蒙的曙光，气势如虹前去打狼了。

没过多久，那群大狼狗就欢声雷动，传来喜讯：他们已经找到猎物的踪迹了。

走了不到两英里，喀伦泡的灰狼群就闯进了视野，这场追猎顿时紧张激烈起来。

狼狗的任务只是牵制住狼群，好让猎人策马赶来击毙他们。

在得克萨斯的开阔平原上，这一般是容易做到的；可是这儿，一种新的地形发挥了作用，也说明老暴是多么善于选择他的阵地。

喀伦泡河岩石嶙峋的峡谷和众多支流把大草原切割得支离破碎。

<<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>>

此刻，老狼王马上朝最近的那条支流跑去，过了河，就把骑马的猎人甩开了。

然后，他的狼群分散开来，狗群也就被引开了。

可是当他们在远处重新集结起来时，狼狗却一下子聚不齐。

这样一来，狼就扭转了寡不敌众的局面。

他们便杀了个回马枪，不是把追猎者杀死，就是把他们咬成重伤。

当晚，坦拿利清点狗数，发现狗只回来了六只，其中两只还被扯得浑身稀烂。

后来，这个猎人又做了两次尝试，想拿下这颗狼王头，可是，这两回跟头一次一样都是空手而回。

在最后一次追捕中，他那匹最好的马也摔死了。

因此他气急败坏，放弃了追捕，一甩手回得克萨斯去了，留下老暴待在该地，比以往更加猖狂了。

第二年，出现了另外两个猎手，下定决心要拿到这笔赏金。

他们俩深信自己能把这只威名远扬的狼消灭掉。

第一个人用的是新配的毒药，投放的方法也跟以前截然不同；另一个是法裔加拿大人，除了毒药，还要画符念咒来增强效力，因为他坚信，老暴是一个十足的“狼人”，绝不是用普通的方法可以消灭的。

但是，对这只灰色祸首来说，什么配方绝妙的毒药呀，什么符咒魔法呀，统统无济于事。

他还是和从前一样，照常每周四处巡视，每天大吃大喝，没出几个星期，卡隆和拉洛谢都心灰意懒，干脆拉倒，去别处打猎了。

一八九三年春天，乔·卡隆在捕捉老暴失败后，又有过一次丢脸的经历。

这就表明，这只大狼根本不把他的敌手放在眼里，并且有着绝对的自信。

乔·卡隆的农场位于喀伦泡河的一条小支流上，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峡谷里。

那个季节，就在这个峡谷的岩石中间，在离乔·卡隆家不到一千码的地方，老暴和他的伴侣选定了他们的窝，开始养儿育女。

他们在那儿整整住了一个夏天，咬死了乔·卡隆的牛、羊和狗，安安稳稳地待在洞穴满布的岩壁深处，嘲弄他设放的那些毒药和机关。

乔·卡隆绞尽脑汁想用烟把他们熏出来，或者用炸药炸死他们，但枉费心机，他们都安全避开了，连一根毫毛都不曾损伤，并且一如既往，继续行凶施虐。

“去年整整一个夏天，他们就住在那儿，”乔·卡隆指着那块岩壁说，“我对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。在他眼里，我真像一个大傻瓜。

”二 这段历史是从牛仔们那儿搜集来的，我一直难以相信，直到一八九三年秋，我亲自结识了这个诡计多端的强盗，终于对他有了比别人更深刻的了解，我才相信那并非空穴来风。

几年前，宾狗活着的时候，我曾当过捕狼的猎人，可是后来换了另一种职业，就把我拴在写字台上了。

我急需改弦易辙，所以当在一个也在喀伦泡做牧场主的朋友要我去新墨西哥，试试看我能不能对付一下这帮劫掠成性的狼的时候，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。

由于我迫不及待地要见识见识这位大王，所以就尽快赶到了该地的高坪上。

我花了些时间，骑着马四处奔走，想了解了解这一带的情况，我的向导时不时指着一具还粘着皮子的牛骨头架子说：“这就是他干的好事。

”我心知肚明，在这个崎岖坎坷的地区，想用马和狗来追捕老暴纯属徒劳。

因此，毒药和机关是唯一有效的办法。

目前，我们的捕狼机还不够大，于是我就先从毒药入手。

捕捉这个“狼人”的办法数以百计，我就用不着一一赘述了，凡是含有马钱子、砒霜、氰化物或氢氰酸的东西，没有一种我没试过。

凡是能用来当诱饵的肉类，没有一样我没用过。

但是，一个早晨又一个早晨我骑着马前去察看结果，却发现我这纯粹是枉费心机。

对我来说，这位老狼王太狡猾了。

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绝顶聪明。

有一次，我根据一个老猎手的指点，把一些奶酪跟一只刚宰的小母牛的腰子上的肥肉拌在一起，放在

<<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>>

一只瓷盘里煨烂，再用一把骨头刀子把它切开，免得沾染上金属味儿。

等这盘食饵凉了以后，我把它切成块儿，每一块在一面掏一个洞，再塞进大量的马钱子和氰化物，这些毒药是放在绝不透气的胶囊里的，最后，我又用奶酪把洞封起来。

操作期间，我始终戴一副在小母牛的热血里浸过的手套，连大气都不敢朝这盘食饵出一口。

等一切就绪，我把它分装在一只涂满了牛血的生皮口袋里，又在一根绳子头上拴上牛肝和牛腰子，骑着马把它们拖在地上。

我这样兜了一个十英里的圈子，每走四分之一英里，就扔一块毒饵，而且总是小心翼翼，绝不让手去碰它一下。

一般来说，老暴总是在每个星期的头几天光顾这个地区，后几天，估计是在格兰德山山麓附近度过的。

这天是星期一，就在当天晚上，我们正要睡觉的时候，我听见了大王陛下低沉的吼声。

一听到这声音，有个伙伴简短地说了句：“他来了，等着瞧吧。”

第二天早晨我出发了，急着想知道结果如何。

不久我就发现这帮强盗踩的新爪子印，老暴在最前头——要看出他的爪印总是很容易。

普通的狼，前爪只有四英寸长，大的也不过四又四分之三英寸。

可老暴的爪子印根据多次测量，从前爪到后跟，足有五英寸半长。

后来我发现，他的其他部分也比例相称，从脚跟到肩头的高度为三英尺，体重达一百五十磅。

所以，他的爪印虽然被他的追随者踩模糊了，但是并不难认。

这群狼很快就发现了我拖牛肝子和牛腰子的路线，并且照例跟踪而去。

我看得出，老暴到第一块食饵这儿来过，还在周围嗅过一阵子，最后总算把它捡起来了。

这时的我欣喜之情溢于言表，“我总算逮住他啦，”我大声喊道，“不出一英里，我就能找到他的僵尸啦。”

接着，我快马加鞭往前飞奔，一路又眼巴巴地盯住尘土上又大又宽的爪印。

后来我又发现第二块毒饵也不见了。

我好高兴啊——这下可真的逮住他了，说不定还能逮住狼群里的另外几只哩。

宽大的爪印还是继续出现在路线上。

我站在马镫上把前面的平原仔细地搜索了一遍，可是连死狼的影子也没看见。

我又跟着往前走——发现第三块食饵也不见了——循着狼王的脚印，走到第四块食饵那儿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实际上一块也没吃过，只不过是把它们衔在嘴里带走了而已。

然后，他把前三块食饵堆在第四块上面，还往上面撒了一泡尿，以表示对我的伎俩的极端蔑视。

然后，他离开了我投饵的路线，领着被他守护得万无一失的狼群，忙自己的事情去了。

这只是我许多类似经历中的一例。

这些经历使我相信，要消灭这个强盗，毒药是绝对不可取的。

可是我一边等待捕狼机运来，一边还在继续使用毒药，这也不过是因为，要消灭许多草原上的狼和其他有害动物，放毒还是当时一种可靠的手段。

大约就在这个时候，在我的眼皮底下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进一步说明了老暴的残暴狡猾。

这些狼至少有一件事，纯粹是为了寻开心才干的，那就是惊扰虐杀羊群，不过他们很少吃它们。

平时，绵羊总是一千头到三千头合成一群，由一个或几个牧民来看管。

到了夜里，它们就集中在能找到的最隐蔽的地方，羊群的每一边都睡着一个牧人，严加防范。

绵羊是一种没有头脑的动物，哪怕一丁点儿风吹草动，也准能把它们吓得东逃西窜，但是它们天性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——也许是唯一的——大弱点，那就是紧跟领袖寸步不离。

牧民们也就充分利用了这个弱点，在绵羊群里安插了五六只山羊。

绵羊认识到了他们生胡子的表亲的聪明优越，所以在夜里遇到警报的时候，就把这些山羊团团围住。

通常，他们都是因为这样做才没有被冲散，也容易得到保护。

但是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。

去年十一月末的一个晚上，有两个佩里科牧人被狼群的袭击惊醒了。

他们的绵羊群挤在山羊周围，山羊呢，既不傻，也不怕，他们坚守着阵地，摆出一副临危不惧的架势

<<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>>

但是天哪，这回带头攻击的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狼啊。
山羊是羊群的精神支柱，这一点老暴知道得和牧人一样清楚。
他飞快地跃过密密匝匝的绵羊背，直扑那些山羊，转眼之老暴扒出捕狼机间，就完全结束了他们的性命，于是这群倒霉的绵羊，就向四面八方逃窜开来。
以后几个星期，差不多每天都有焦急万分的牧人跑来问我：“近来你见到过失散了的有OTO标记的羊了吗？”
“我往往只好说看见过的。
有一次是这么说的：“见了，在钻石泉那儿见到过五六个残骸。
”另一次大概是这么回答的：“我见过一小‘股’在玛尔佩坪上乱跑。
”要不，我就说：“没见过。
不过两天前，胡安·梅拉在塞德拉山见到过二十来只刚刚被杀死的羊。
”OO捕狼机总算来了，我和另外两个人埋头苦干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把它们安装好。
我们不辞劳苦地工作着，凡是我能想到的有助于捉狼的办法我都采用了。
捕狼机安装好的第二天，我就骑马出去巡察，没有多久，就碰上了老暴从每架捕狼机旁边跑过的爪印。
从尘土上，我能看出他那天晚上全部所作所为的底细。
他摸黑一路小跑而来，尽管捕狼机隐藏得不露痕迹，第一架马上就被他察觉了。
他立即叫狼群停止前进，并小心翼翼地把捕狼机四周的土扒开，直到捕狼机、链条和木桩全部暴露无遗，只剩下上面的弹簧没有触发。
一路走去，他用同样的办法处治了十几架捕狼机。
不久，我注意到，他一发觉有可疑的行迹，就立马停住脚步，拐到一边。
于是我立即想出了一个哄他上当的新招儿。
我把捕狼机安置成H形，就是说，在路的两边各放一排捕狼机，再在路中间安置一架，权当H中间的横杠。
可是没过多久，我发现这个计划又泡汤了。
老暴顺着这条路小跑而来，而且在发觉那架捕狼机以前，就已经完全深入到平行的两排机关中间了。
可他及时刹住了脚步。
至于他为什么或是怎么样洞见症结的，那我可说不上来。
我看准是有什么野兽守护神在伴随着他。
这时候，他寸步不偏，谨慎缓慢地沿着自己走过的爪印又退了回来，每一步都分毫不差地重叠在原来的爪印上，直到离开这个危险地区。
接着他绕到一边，用后爪一个劲儿地扒土块儿和石子儿，最后把捕狼机全部触发了。
还有很多次，他也是这么干的，虽然我变了花样，加倍小心，但他从来也不上当。
他的聪明好像永远万无一失。
要不是后来那桩不幸的联姻毁了他，并把他的名字添到那长长的英雄榜上，那么直到今天他也许还在干着他那强取豪夺的勾当哩。
这些英雄，独自一身时，总是所向无敌，但都由于可信的同盟者的轻率而死于非命。

<<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感动整个世界的故事，不亚于任何一部描写人类社会与人类情感的世界名著。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

<<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>>

编辑推荐

《文学文库068: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》编辑推荐：一部动物界的英雄史诗，一群有情有欲的真实生灵

。 “世界动物小说之父”——西顿经典之作。
被翻译成多种文字，风靡世界百余年，全球销量近亿册。

<<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>>

名人推荐

<<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